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沙溪集卷十至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汪學金

謄錄監生臣孔廣平

欽定四庫全書

沙溪集卷之十

明　孫緒　撰

雜著

古今仕學辨送胡佳南歸

古之君子其學也將以用世今之君子其學也將以罔世志在用世故其學也為己而其仕也為人志在罔世故其學也為人而其仕也為己本源既岐薰蕕遂遠今

古之不相及有由然也嘗觀之古人矣培六經以為之根達百氏以究於用質諸史牒以盡其變融諸歌詠以成其德澹於中無累於外睟於形不逐於欲蓬蒿琴瑟聊以自娛巖壑泉石謂可畢世鄉閭以之矜式學者於焉成就古人之學如是而已夫豈必於仕哉長往非時中之宜援手思天下之溺或親老志切於顯揚而家貧養須於祿入非科目不能表見故售藝棘闈非進士不足大行故對策楓陛合有司之法程答天子之聖製吐

胸中之一奇燦日下之五色皆平生之素負者非有待於外也及夫甲第登名中外列職廟廊館閣則憂在江湖絶徼邊陲則心存魏闕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蹙然未寧一政一令之稍失於平義形於色終身殫慮無復已時窮谷深山常恐未及是其仕也為人乎為已乎故建白於上皆鑿鑿可行發施於外皆永永可傳今則不然剽竊為博險怪為奇艶娟為工晦澁為古身心漫無所得藉口於濂洛之門牆句讀尚或未諳騰説於秦漢

之簡輿詆鍾王為俗書笑蘇黃為卑格呶呶於市衢喋喋於廣衆蓋惟恐人之不我知也甚者慕羅吴於西江跂陳張於東廣折雨中之角巾軃花外之小轂坐南郭以嘘嗒效慈湖之匍匐羣居方咮瞑目而休曰吾專氣以致柔衆論未平趺坐而凝曰吾主一以存誠昔人情以不堪離親族而不顧膠固偪側動輙有違恍惚遼邈莫可致詰夫科舉之業彼曰未學也至於計偕上進患得情真乃俛首就試曾不肯少失時文之尺度盡背其

所以為學應試之文彼所自為也幸而得第授官索價
心切乃拂衣長往又不肯少狥世故之萬一復背其所
以為仕徑捷終南隱充江左擁被高臥則名重里閭隱
几不言則先生藩臬薦揚奏疏無歲無之徵聘璽書惟
虗惟慎假高論以罔利論者莫敢嗤其貪藉舊譽以欺
人舉世莫能覺其詐躬跖蹻之行而身膺賢聖之名富
陶猗之藏而風被夷齊之節上之人非不知矯詐之可
惡貪黷之有誅也顧其所拾者道學之殘唾所竊者聖

澤之遺膏清世不可以若推名教或恐於得罪任其所為禁不敢問高據省臺遍躋華要身名俱泰孫子襲芳利祿之士孰不欣于衷懷故從之者如雲郡邑之吏孰不畏其雕黄故候之者如市彼見人之畏且服也以為其學真足以率天下而其術真足以誘人心先哲高躅不過如斯簡冊所存可以槩見斯道之重任披胸以當山斗之尊崇弛然而負慘風虐燄旣殃毒無窮蜕骨餘醒尚奔走未已士風何時而正民生何計而安也悲夫

顧才力弱者有所畏而不敢肆其害小才力勝者無所忌而莫敢攖其害大才也者人難得於天者也天畀我以才誠厚我矣不善用之乃為世之大害曾無才者之不若獨不負於天哉今之君子非盡然也古之君子非盡不然也多寡從違之間耳古人今人降才果爾殊乎隔錙銖於丈尋差毫釐於千里謹獨之功君子所以不敢忽也嘉興胡生進才俊氣清篤實以為學而學必欲見於實用既登名鄉書矣兹以南省不利將歸益實於

學以需余恐習俗之易溺邪說之易誘因辨古今之所以為學者以為生贈生從余遊十五年於茲德性既已堅定行業既已成矣持此以往詞林甲科名臣碩輔垂休光照後世磊落竒偉背此焉出何必秘炅崖異窅深黯晦如鬼如蜮而後著聞於時哉若夫嘉興之富盛足以移人心里閈之趨承足以喪所守擅利以自汚招權以自大攘奪非所宜有以自便生審知其非久矣東晉之世尚虛無廣苞苴君子是以有崇有論錢神論有宋

諸賢樹黨與崇異行君子是以有朋黨論辨姦論蓋雖力所不能救而心亦有所不能已者然則鄙人之情可知也抑豈敢公言於人乎潛致其說於吾黨之士而已其勿務為高論而畀視吾言也哉

病解 解聶子東之之病也

王通有言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已夫為人而仕凡可以利人者無不用也為已而仕凡可以利已者無不用也古人今人其果不相及哉古者俗厚而性不失

人知自重取予少苟於一介人皆羞與為徒檢防少怠於須臾世將握以為笑廉夫志士阿堵中常物糠粃藜莧祿食者常味也身瘠而道則腴家貧而望益重世變既下民俗日偷知有嗜欲不知有性天知有貪饕不知有廉恥妻妾極於奉則四維皆迂談大庖欲其盈則百姓皆魚肉甫謁選即謀吴越善地未領篆先懷璀璨盈篚東鄰一人焉貧而仕富而歸趨承之竦遝之蟻集而蝟聚之不問其所從來彼亦坦然安弛然負不知所以

為愧西鄰一人焉貧而仕貧而歸非笑之訾毀之甚者號誶侮辱之妻孥慍於室子姓昆弟歎於庭臧獲僕御慘沮於左右朋儕賓友望望以去他日遇諸途側目而過夫人情好榮惡辱孰肯舍赫赫之光燿趨落落之閴寥哉然則吏治之汚風俗之變激之也緒為諸生時嘗獻策於故廵撫中丞餘姚史公大意謂塾黨之教不謹則閭閻無義風好利之俗既張則天下無廉吏貪饑之罪不重則祿食無畏心今宦遊數月即起甲第售妓妾

者相望當路者不之問或苞苴而覆庇焉是導之於利也王莽考富吏之貲以給軍元魏簿守令之藏以為罪其人固不足齒其事則似可時出一著以儆有位明教化以淑人心嚴科條以挽頹俗為今之計莫急於此公擊節而歎移檄縣庭屬其禮重史公已矣余說竟無所售嘗舉以告聶子東之東之人品高潔倅華州五年貳濟州又五年而益貧既謝事乃不能供饘粥備袒裼歲晏日高想想然恩者怨親者疎過從謝比鄰厚望觖故

舊仕者相咻以為戒門生故吏亦莫肯禮於其廬聶子笑曰我道盖是也杜門却軌偃卧後圃小軒誦道書歌古調以自娛人又以為病聶子聞之愀然曰異哉人之見也吾無預於人而人常吸吸無惡於志而心常揺揺也吾之不肖豈遂以貧為病哉原憲環堵子貢以為病卒取憲譏王霸見令狐子伯之子有不懌之色顧吾不敢望憲乃詎至與霸等乎間謂緒曰子為我伸一説以解幽憤緒曰諾天下之事匪自治之患而並濟之為難

廉而劇剛而厲峻而孤勢也蟬蛻埃壒蜉蝣霄漢常慮子躬之弗閲而遑恤其後乎冰寒蘖苦欲人睎於噉咀於味鵬摶鳳翥欲免鵻鷃之笑腐鼠之嚇難矣遡西山之清風賔金谷之綺筵酌頳流之甘渫羅羶葷之盤饌童孺知不可兼也吾前日所以告子者既盡子擇而處之既素矣豈耄而荒困而亂乎因放歌以廣其意曰有亨其衢兮有疾其驅今日何日兮遭末路之崎嶇氛霾之與鄰兮磥磈之與居惟半畝之窅曲兮聊寄興以自

愉撫梅牕之晴日兮玩野馬之揶揄苟可以容吾膝兮抑安事夫夏屋之渠渠旣不得於今之士兮尚友於古人之卷舒惟文王之不作兮吾安所而沾濡孰知吾之需兮孰軫吾之痁痛有喙斯銛兮有風斯漓宇宙豈不寛兮動輙謗藪之横離吾將理絲綸於漳河之濵兮遲吾子之來漁歌竟東之矍然起曰有是哉子誠工於言吾亦豁於志矣曳杖前溪尋花北里於今尚未晚也子無

闕

沙溪集卷十

沙溪集卷之十一

明 孫緒 撰

雜著

無用閒談

文章不蹈襲固是難事然能奪胎換骨亦何妨于蹈襲也黄蓼升哭其兄子之詞曰子之文章雹激雷震雨雹忽止閴照滅泯纔四五語耳歐公祭蘇子美充而廣之

曰予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斥霹靂風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裂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豪雄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分明是學夢升然增以數語便覺千變萬態可謂青于藍矣東坡跋姜君弼課冊曰雲興天際欻若車蓋凝眸未瞬彌漫霮䨴驚雷出火雷木糜碎殷地爇空萬夫皆廢霤綆四墜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比歐尤為奇崛昌黎送石弘曰與之語若河決

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後山送參寥序曰其議論若水赴壑阪走丸倒囊出物鷙鳥舉而風迫之也若升高親下爬痒而鑑貌也此則模倣太過矣
孟子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如寇讐此語太峻厲報施之道豈對君上所宜言然英風浩氣自可畏賈誼曰主上遇臣如犬馬彼將以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以官徒自為也此語固近厚亦是

懲孟子之說而矯之然自卑自賤亦已甚矣合則留不合則去何至自同于犬馬胥役乎西京士風頑鈍無恥此亦可見

文選中諸書亦時有堆積無興之句司馬遷孔門諸子傳亦多牽綴不續細玩之自見然其高處不可及也蘇東坡律詩誠有騁才太過破廢格律者而大篇奇嶇時逼李杜李杜或不得意句律顧出其下李賀才高不減李白但未大成耳今人掇拾前人殘唾纔見賀詩即曰

鬼才見蘇詩即曰不無利鈍至魏晉李杜之詩秦漢之文即拱手降服惟恐不及問其所以為佳茫然四顧不取必于心而徒論世之先後學之鹵莽一至于此大抵文章與時高下人之才力亦各不同今人不能為秦漢戰國猶秦漢戰國不能為六經也世之文士往往尺寸步驟影響謦欬晦澁險深破碎難讀曰此國語體左氏體史記漢書體此下視之渺然燕許韓柳諸公俱遭誹薄作字亦惟李斯蔡邕是托鍾王以下若不足經目

今人為政事事務出新意舊章雖詳備盡善不能異同亦必少有損益其意以盡因舊章則我若無所能者觀風部使歲一易則一次改革故厲民廢財刻板摹印無歲無之孔子固渾然無迹然迹其祖述憲章四代禮樂之類亦可仰窺其所存孟子豪氣英發何事不能從新而其言乃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井田喪禮明堂班爵祿諸舊典蓋終身惓惓焉陋孔孟不足法而其所謂新格異見乃瑣瑣細故曾無毫髮利民裨國是可歎

武侯三代遺才獨不為眉山父子所取老泉曰孔明一出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又曰孔明棄荆州取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東坡曰孔明所恃以取勝者區區忠義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劉表死孔明乃欲襲其孤先主不忍也劉璋以好逆之不數月搤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與曹操異者幾希矣乃治兵振旅為仁義之師欲天下響應難矣潁濱曰劉備棄荆州而入蜀則非其地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紛之衝則非其將此等

訾毁皆自陳壽薛能輩啟之然武侯豈可少哉

市民少蓄貨貨謟言日聞即不肯屈抑以從善况人君乎古之臣惟張良最善諷諫常因其明而通之彼意易回而吾說易售此法蓋得之孟子孟子于齊王好色好貨好勇隨其心志皆可以言治天挺賢豪固自多術也哉曉人者俱若是則志無不行事無不從矣哲宗手搦宫槐伊川正色曰方長不折大儒檢束嚴愼固不可輕議然束縛馳驟君非聖人未易以相得也

陸宣公就事論事纖情變態無窮而其言亦無窮滚滚多至數千一字不可減也今人奏疏亦或多至萬言言不剴切事非實用雜引曲證自詑該博動以二三十事開坐猥陋瑣屑泛漫無紀掇其要只可十數言而牽合附會連篇累牘使山林隱士閒宵長晝讀之亦當欠伸思睡况人君萬幾叢委日不暇給乎其書多不報葢初未嘗一目也

朱子作詩傳註盡去序說惟諷誦詞氣抑揚以求時世

今人翕然宗之夫序說誠不可盡信然去作者尚未遠猶有可據盡刪其說顧自信于千載之下近者不可信遠者猶可信乎以言取人孔子猶失之宰我不根據于當時簡冊之所存而特之先後人之淑慝俗之隆汙槩取必于吟哦詠歎之間糟粕芻狗與序說等耳後當有是鄙言者

近民莫若守令守令者一方所恃以為命者也貪暴不足道矣嘗見俊才博識者往往喜功在念籍多事以售

虛名粉飾用情投所好以邀大位難辨之賦刻期以完
誤犯之詆窮法而治典章文物煥然可觀而民之生計
索然欲盡顧不若遲鈍迂緩者猶得以相安相忘也天
之生才本以濟事而其敝乃若此非其不善用之過耶
古人題商岩詩云後來亦有君王夢不是陽臺即月宫
人有詠漢文帝詩云可憐一枕遊仙夢不夢商岩夢鄧
郎語意與前如出一軸成化間威寧伯王公詠商岩云
圖像元從夢卜眞天教版築得賢臣漢家元帝知何事

只解丹青畫美人亦是前二詩意然不說夢而說畫又覺語新

夫子嘗許夷齊為古之賢人季子之讓國其心其迹與夷齊無不同者夫子作春秋胡為直斥其名而不少假借乎蓋夷齊之賢更無優劣孤竹舍長立少私愛也遜國而逃以揜私愛之迹故足以為得仁而為夫子之所賢諸樊兄弟不及季札父兄皆欲季札得位公心也潔身以去以廢天下之公故足以生亂而為春秋之所貶

夫子心存教化本無心以取物釣而不綱者貪則取之也弋不射宿者動則取之也其意在于戒世之貪得與妄動者耳

老泉不能詩六一不能賦南豐短于韻語山谷短于散語東坡詞如詩淮海詩如詞陳后山語也老子道德經為至言之宗屈原離騷經為詞賦之宗司馬遷史記為記傳之宗左丘明工于言人事莊周工于言天地此宋子京語也不知正得其意否

宅四海之富居兆民之上固宜恢含垢之度廓包荒之量垂旒塞纊不盡其聰明天覆地容用示于廣大一眚不掩其全小過不累于善跅弛者得盡其能悻直者咸竭其慮勲舊于焉自保反側以之獲安詿誤者維新狂簡者裳宥百揆時叙萬邦咸懐君人之徳于斯為盛若乃矜聰察挾智術猜忌以為明苛刻以為密功必欲倍于古先能不欲出于臣下如漢宣帝唐徳宗非大君之所宜也夫居上之本在寛終身之行在恕學者且然況

人君乎
其智不足仲尼之所非以奇用兵老氏之攸述變故之
來間不容髪多難之集紛然以興濟艱難建勲業安反
側適事幾葢有任夫權謀者焉事外于典常跡異于軌
轍理絶于揣摩心等于符契雖捨正從譎受譏于春秋
而合道反經有濟乎當世大易所謂見幾而作孔子所
謂好謀而成充斯道也不但可施之用兵而已
觀感而化道乃大明小信未孚民猶弗與况乎忌克為

量包藏在心片言或愆則眞用礮纆危幾一發則酷于
董荼以此與物何以成功晉文誓白水嫌吝以安世祖
推赤心反側乃定至誠能化有孚攣如卓乎不可及也
狀元康德涵海榜眼孫直卿清皆不拘小節為言者所
劾遂去國然二子者實才雄一代直卿風流醞藉甚可
人意德涵詞鋒如雲直節勁氣毅然不可奪論者謂弘
治壬戌科得此二子足為科甲之光以忌嫉者多老于
擯斥可惜也吏部馬伯循素博學善屬文終日言不出

口乃與德涵友善或謂其性不相類伯循曰但聽德涵言論自足快意何待余言也亦是可笑

翟方進附淳于長又嘗薦之長後以逆誅諸厚善皆坐免成帝素重方進為隱其事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帝慰以璽書方進乃起其負國負帝亦深矣甫起視事乃又劾與長善者孫寶蕭育輩二十餘人俱落職又并其儕輩負之不但同浴譏裸裎而已觀其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之説心志淺狹眞鄙夫也

古人有言直如弦死道邊誠哉斯言漢之文帝三代而下第一賢主也袁盎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隴西都尉光武中興賢主也申屠剛以數直諫失旨出為平陰令二君且不能容直士況其下者乎今之司諫者必欲以從諫如流望于上亦不自量矣余友人不欲言其名最愛與憸人交游蓋取其言無逆耳事多快心朋輩任其所為稱奬從慂則日密一日片言箴規則經年不與之見矣貧賤之士如此袁盎申屠剛之不容于時無怪

也昌黎修順宗實録足為不刋之典太和間廷臣路隋周君巢王彦威李固言蘇景胤等抯摭譏詆然則直筆且難容矣不但直道也

蕭道成旣簒宋光禄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為郎中攀廢帝車慟哭曰人以壽為懽老臣以壽為戚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西涯李閣老詠田蚡樂府曰誰云死速不如遲幸未淮南語泄時語意本諸此

丹朱之惡非止一端禹之戒舜首曰無若丹朱傲周公以

聖人之才叔父之親而握髮吐哺亦惟不敢傲耳故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魏賈思伯為帝者師傾身下士或問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然則驕傲者諸惡之魁亦衰敗之徵也今人纔得一第衣冠運動俱異平時以自尊大然猶以勢位光燄可眩俗目下至賤商牙儈多得刀錐亦昂昂以驕傲可笑聖賢之分自有定論非可以勢位而軒輕之也李希泌著翰墨大全凡帝王皆謂之聖漢元帝之懦弱唐肅宗

之篡奪後魏宣武之異裔宋孝宗之庸碌皆得與羲軒

堯舜並列孔子大聖止得謂之賢乃下與桓玄之逆賊

李昪之僭竊同科近于聾瞶者矣

蜀人楊介夫廷和當國勢燄逼人其初度日諸詞臣以

歌詩為壽爭妍鬬巧無不用其極然亦止於勛名文學

寵恩而已未敢擬諸聖賢者至楊應寧一清則遂目之

為申甫伊呂然尚吾道中人所當尚友猶之可也宋貫

似道母設帨開筵一時無恥之徒直稱其母為摩耶夫

人似道為佛曰兜率摩耶住世長看佛度衆生又曰王母問摩耶此道還知否只為曾生我佛來更與千千壽天子之宰相而比之於異端賈亦懽然受之自為夸神之魁無恥如此亦斯文之玷也

陸宣公于世事無不理會朱子嘗有是言矣古人罕見其儔權德輿嘗擬之于賈誼曰一薰一猶善惡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漢道未融既失之于賈傅吾唐不幸復擯棄于陸公東坡擬之于張賈曰論

深切于事情言不離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疎錢狀元福擬之以孔明且謂當時勢之難而出其上曰提全蜀之重不能誅奸雄于大義倡明之日操數尺之管乃克討叛逆于乘輿播遷之餘顧剛大信任之至吳魏挾一代之雄萬策撓之而不足精察猜忌之萌裴竇任匹夫之術一言間之而有餘漢帝苦扼于勍敵唐宗自壞于腹心末謂世以當代之不用為惜後世之見知為幸不知聖人所謂求仁得仁何怨之

說則錢所以自況也數公者三代遺才要不可以優劣究而指摘微瑕則張近于譎賈近于躁陸近于偏俊偉正大真誠忠赤似俱在臥龍之下擬之而無愧者惟汾陽耳未知巨眼以為何如

梁武帝在齊建武中已有異志其兄懿獨鞠躬盡瘁委身王室帝百方說之竟不從及齊有壽陽之警懿方食聞之投箸而起功成入朝帝又說其行伊霍故事或據外藩又不從及被讒將見殺徐曜甫密具舟勸之

奔襄陽又不從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且死又曰家弟衍在雍深為朝廷憂之跡其所為眞忠赤良臣帝雖以篡弑得僭位上有負于朝廷下有負于家庭也多矣懿之名節不盡顯于後世惜哉

唐太宗征遼次易州司馬陳元璹令人種蔬炕上微火煦之欲其速生以擬供進帝責其謟媚詔免官今京都中貴廝養錦衣邏卒珍異羅列此尚不足以充其下品民如何不貧國如何不困

鄭銳郭仙舟獻詩不切時事惟崇道德玄宗皆令罷官為道士蕭瑀好奉佛亦令出家為僧孔武仲曰如使佞佛者為僧諂道者為道士則士夫為異論者息矣偉哉名言西門豹投巫嫗弟子三老于河吏民遂不敢復為河伯娶婦宋均令民為山神娶百姓男女者皆娶巫家女此風遂絶卓哉佳政今淫祠異教烈焰熾不可撲蚩蠢者無庸論士大夫亦樂為之安得西門宋孔三公者砥柱中流庶挽頹波之萬一

同年錢日章客死通州貧不能具棺斂余適以公差在彼撥船餽贐令人護送念其貧苦遍告諸同年約以周給亦有餽送者而日章諸鄉里顧漠然不應余頗不平因哭之以詩末句云瀟瀟風雨江南路車馬何人特地來後同年王伯安朱升之輩見之謂余曰子何待我南士之薄也余應之曰非吾待諸公之薄諸公自待之薄耳固知得罪不淺然一時憤激不暇顧也

豫讓曰范中行以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

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晏子不死齊莊公之難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若為巳死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及崔杼慶封盟國人于太宫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其以身殉國有如此特不以殉莊公耳晏子之心即豫子之心也揚子雲親踏王莽之變退其身于下位不與高位者同抱道没齒揚子之心即晏子之心也豫子晏子人不以為非揚子獨得罪于萬世人固有幸不幸耳至于劇秦美新之

作頌述新莽功德是固其避禍不得已而作然其中亦有深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有然特優于暴秦而已此特視莽為兒戲而姑以謔之世人遂目為諛佞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使雄果為諛佞撰符命以邀爵位當與國師公同列豈窮困若此乎

魏明帝強愎拒諫唐文皇從善如流二君優劣不待辨矣然亦有一二異同者楊阜召御府吏問宮人數吏以故事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曰國家不與九卿

為密反以小吏為密乎帝聞而愈嚴憚房玄齡髙士廉問竇德素北門今有何營造太宗聞之乃大怒曰君但知南牙耳北門營造何與君事即此一事觀之不逌明帝遠矣

唐明皇兄弟共五王相次薨逝至天寶時巳無存者唐史可考也楊太眞以天寳三載入宫連昌宫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李商隱詩云薛王沈醉壽王醒張祐曰閒把寧王玉笛吹皆未之考耳小說又載因吹寧王玉笛

明皇妬恚遺歸外第尤可笑也

宋人論文章人各有見曰陽春白雪則和者數人折楊黄𦫳則啞然而笑余平生所作得意處閽以示人人讀之默然至其自愧不欲人見者人輙傳誦以為不可及蓋文章嗜好如飲食臭味人各不同乃信古人之言不可誣

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濂溪語也此即孔子不逆詐不億不信先覺是賢之説蓋不逆不億不疑也先覺明也

今人率以能疑為明不疑而明者鮮矣觸類長之謂奸詐為才謂狠戾為勇謂畏縮為慎謂諂諛為敬謂摸稜為厚謂昏愚為誠謂容默為德謂猥瑣為儉謂酷虐為豪若此者指不勝屈天下無良士矣

天地間有常斯有怪夫子不語怪非敢謂無也特以不可為訓故不語耳列子好語怪者亦時欲援孔子以自附故其敘趙簡子獵事曰有人入石無間入火不焚呼而問之其人不知何者為石何者為火斯言也怪亦甚

矣後乃云魏文侯問子夏以夫子能否荅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也是終不敢以其怪説汙夫子矣余謂夫子不但不為而又不語青天白日萬世共見妖魑鬼蜮何足云云今之學者不顧經書傳註專為一種謬悠之説不曰天則曰神不曰化則曰幾是以語怪也品題人物者衆以為賢必以為不肖世所共鄙者必推致以為髙不可及博辨懸河詞鋒如雲必欲其説之勝其意惟欲異于人然不知已落于古人所謂拂人之性菑逮夫身

者是以語怪也不但取麾于孔氏門墻列子亦不可及矣

唐人有言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二言可以盡士之標格葢膽不大則不能負荷其所難勝心不小則不肯精研於所難盡智不圓則不能日知其所未知行不方則不能日謹其所未謹然亦常相須膽大則行自方心小則智自圓世未有心大而百物不廢膽小而不折不回者也今人小變故小失意惴惴如不勝僥

倖得一第多收十斛麥洋洋有德色小慧偏見迷復終凶白衣蒼狗隨勢而變是所謂膽小而心大智方而行圓也三代而下諸葛臨陣安閒不求聞達陸贄不負天子不負所學不恤其他張詠姿宇爽邁瑰奇豪傑韓琦毀譽萬端夺險一節之四人者膽則大行則方矣然而武侯罰二十以上皆親覽而槽櫪竈臼之屬無不預處宣公精於吏事不爽錙銖朱子謂於世事無不理會忠定沈敏纖密智畧神出魏公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

之安雖以王安石之博學猶勉之以讀書其心之小智之圓何如也若乃姜維趙雲反復粗悍不顧利害自為膽大孔光張禹低眉斂氣過諂足恭自謂心小楞里晁錯突梯滑稽警黠便捷號為智囊王肅虞翻剛愎執拗與物寡合自謂方行何足為賢

司馬公有言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為子孫長久之計斯固至論然亦微有不同蓋積書不能讀不過為一愚人

耳不至破家喪身賢士大夫或來借觀貧士子不能買書者或來借讀不但於彼有益而日與斯人往還亦可以少聞善言少見善行或可以不至於甚愚積書之富雖十乘五車充棟汗牛然緩急無地貨易雖貨易亦所獲價值不多不能淫蕩心志若積金太多豈但為愚人而已遊手惡少數十為朋柳陣花營任意遊蕩探囊揮斥無謀不成割臂瀝血指天以誓或爭一妓而致訟累年或憤一言而戕賊數命郭解李陽自為得計莊蹻盜

跖所向無前不致于傷身破家灰飛烟滅不已也甚者積金之父没其母即以恚怒死吾邑凡積金者皆然指不勝屈而積書之家亦有不能讀者不失為淳謹農商而門楣庭户馴馴然尚存詩禮之舊然則積德上也積書次也嗤陰德為渺茫指圖籍為無用徒知蠅營狗苟登壟乞播以積金者民斯為下矣

晉惠帝聞民飢死曰何不食肉糜余謂此為天下第一愚人北朝劉臻欲詣劉納從者誤引至其家不識為已

居也直呼納名使出臻子出應又曰汝亦來耶熟視屋宇階庭久之方悟余謂此為古今第一愚人沈存中筆談載王文正公德量㡯御羮飯不欲彰人過頗似劉寬至謂其宅壞從而新之公居廡下漫不知亦不問從側門出入側門卑小公俯伏馬上以過亦不問及堂成移入又不問控馬卒隨行五六年既滿辭去乃曰汝為誰吾府中未嘗有汝此與劉臻何異蓋存中甚慕文正惟欲極稱其德量不自覺其言之過耳

父子之道天性也手足之愛天倫也怒有已時而愛無已時怒而欲殺則殺者有功愛而不可得見則殺者有罪夫豈不知殺之之由我也無以慰其心追咎之情所必然也故戾太子死於兵刃而梟鳩里族齊王自殺而主父偃滅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魚復侯不得還闕蕭順之以憂卒聖人有議親之典公族三宥所以養恩小人茍貪一時之功而間之讒之祗足以殺其軀而已

禮者天下之中正聖人亦惟盡於禮而已無太過也事親無異稱居喪無異聞立朝無異節遇事無異能凡有異焉皆過也矯世者之為也故曰仲尼不為已甚

顔淵稱孔子之道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嘗謬為之説曰仰之彌高若北極然考之正之舍是則無四方矣鑽之彌堅若磐石然據之依之舍是則無寧居矣在前在後若鬼神然生之成之舍是則無萬物矣他人之善焉能為有無者也夫子之道不可須

叓無也不仰之無志者也不鑽之無力者也不瞻前忽後無目睫無精爽者也聊發一笑

中貴苗逵弘治間竊大寵柄其僮奴曰苗翕以附劉瑾得錦衣指揮賜姓朱氏寵幸無比遷登萊備倭東田馬都憲中錫方提督軍務翕治屬也建旂鼓歌吹揚揚入境若無人然東田不能堪召立臺下數之將正以軍法翕叩頭哀乞諸將吏及同事總戎惠安伯張偉輩偲其勢燄俱為解釋東田岸然不顧久乃得免後以軍務失

機東田以下俱下獄肅遍謁權倖百計羅織必欲置東田於死地恵安伯以為言且呼其子師言謂之曰人之於親身體尚無所愛子何吝一屈膝於翦拯爾父之命乎師言不敢專白於東田果大詬曰吾死自有命寧於鼠輩求生乎汝脱陰有所祈吾死不享汝祀師言乃止恵安後又以為言東田終不肯竟死獄中死後數日同繫者俱被釋又數日恵安仍掌京營軍務巡撫邊方若輩俱膺遷擢直節不但難容亦難於生也

中貴苗逵之勢頗能生殺人弘治末嘗以草蟲索先師戒軒靳文禧公題公難以為言命余曰我無與不欲作子代我作一詩可也余時為兵部主事年最少敢於言論且欲以風之即援筆題其上曰菲菲芳草帶幽林上有螳螂藉曉陰清露滿枝堪自適應知無復捕蟬心戒軒讀之縮頸吐舌然業已成矣神色驚駭累日

緒生四五歲尚未能言然胸次頗了了嘗手書一貴字端楷方正先公見之曰是兒口雖不能言亦頗識字乎

應之曰唯唯先公因懸巨軸令指某字某字皆不差數
日喧傳諸姻親皆來試年十二三屢欲出家為道士先
公輒恚怒既登進士有官勛前念漸消今老矣尚記前
身為陜西南山下道士柴門曲徑歷歷在目如旬日侍
童二人眉宇尚不忘所不能憶者姓名家世耳每一追
思懷抱作惡白樂天幼時能指字嘗有人夢至海上見
樓臺中有待樂天之宫樂天有詩曰吾學空門不學仙
恐君此語是虚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須歸兜率天

王平甫亦嘗夢至海上宮殿甚盛笙簫鼓吹之妓無慮數百題其扁曰靈芝宮邀之者欲與俱往宮側有人隔水謂之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平甫頗自負亦為詩曰萬頃波濤水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後平甫卒其家訊之卜者卜者曰然余生亦頗異但二公文章宗匠余齷齪腐儒未知百歲後何如也姑書於此以寓感慨

鍾期沒而伯牙絶琴惠施死而莊周不言知已之難逢

也杜陵別房琯墓曰近淚無乾土後山哭曾南豐曰欲
死身以相從故曰士為知己者死悲夫

沙溪集卷十一

沙溪集卷十二

明 孫緒 撰

雜著

無用閒談

汪彦章作冊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天下讀之感歔起朝覲謳歌之心曰吾君之子也文字之能動人如此壽皇初

兩淮保障虛空張魏公以右相視師尋以讒召洪景伯當制曰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衮衣以公歸分庶開辰告其工巧不減浮溪而天下人皆謂詆魏公為兒戲憤然不平然兒戲本指邊將而人譏之乃爾豈其命耶夫汪以一言而收天下之心洪以一言而觖天下之望亦可以窺人情世變矣

孔子誅少正卯不見於春秋宋儒謂彼非卿相例不得載此固非是或又謂孔子作春秋以空言寄褒貶若誅

少正卯事所謂託之空言不若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使孔子事事得伸其志於賞罰如此則春秋可無作此亦不然蓋孔子作春秋述往迹也他人事也誅少正卯孔子事也即我所為而自筆之於書何以示後續春秋者書孔丘卒蘇老泉猶謂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夫子肯犯是不韙哉今人纔遻人文字輒入已作名儒亦屢屢不免言詞雖佳余掩目未嘗一視惡其無識也湖州丘吉纂吳興絕唱備列古今詩人姓氏亦竄其名於中

自謂之詩人此尤可笑

天以酒快酗者之口腹天以色遂淫者之嗜欲財者天之所生貪夫以之招敵而買禍氣者天之所賦强者以之任俠以殺身四者非死人物也昧者不察相率而趨于死可不警哉

近日士習專以茍簡捷徑為事支離碎破漫無根本業書者讀禹貢惟讀便蒙業易者類不讀程傳業春秋者胡傳外問之諸傳茫然不知詩之變風禮之檀弓喪禮

諸篇不讀者尤多其意無非欲早竊一第所以矻矻勤苦者姑為應舉地耳弘治間又刻禹貢節要與便蒙同附入書傳共成一書而蔡傳遂廢數十年後即以此為傳不復知有九峰禹貢傳矣

王荆公與趙清獻爭新法荆公曰君輩坐不讀書耳清獻曰皋夔稷契之時何書可讀此雖一時忿激之詞可以折荆公要之亦非至論自有文籍以來便有書皋夔之前三墳八索伏羲所畫之卦太公所傳黄帝顓頊丹

書豈得謂無書哉但其所以讀書之心與荆公不同耳
柳子厚作罵尸蟲文謂其匿人腹骰間伺人隱慝上訴
天帝故人多殃咎文字甚精麗然亦寓言譬當時惡巳
者以快私忿余謂使無尸蟲則已若人人有之且人人
知其能上訴則孰敢為惡以殃民戕世哉故放利小人
惟恐有尸蟲憂世君子惟恐無尸蟲也而肯罵哉在我
修身慎禮慈良愷悌尸蟲雖讒巧敢鼓其口吻以變亂
黑白哉謂巢由汚謂龍逄比干訣謂周公不仁適取誅

亟而已

胡澹菴敎其從子維寧曰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强行欲其日見心欲其日體道欲其日章以為未也又日知其所亡日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躬怠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為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無一時不敏也必時述焉無一時不述也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愛時如是足矣猶以為未也又曰夜者日

之餘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燃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備如是足矣猶以為未也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雞鳴而起必學大舜坐以待旦必學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為學也沒身而已矣恐兒輩廢學常舉此以誨之或致遺忘漫記於此

韓退之上京兆李實書謂在京十五年接公卿甚多未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且謂久旱盜賊不敢起穀價

不敢貴老奸宿賊影滅迹絶至修順宗實錄乃云實諂事李齊運驟遷京兆尹恃寵强愎不畏邦法大旱乏食實惟務聚斂勇於殺害人不聊生及謫官市井讙呼投瓦石遮道於前書乃大相反汪藻上李綱啟謂其孤忠貫日正氣横秋及居翰苑草綱謫詞乃曰朋奸罔上有虞必放於驩兠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與前啟亦大相反蓋昌黎躁進李實依憑小人故始焉强譽以望其汲引既秉史筆則付之至公不復假借矣李綱君子

汪藻小人其所以醜詆者投時相之好以干進亦昌黎之心但昌黎之失在過譽不害其為厚藻之過毀自陷於太薄君子猶甚惜昌黎之有此也

聞之江南人言常州富翁金某忘其名一日晨起抵近村橋下聞兒啼下橋索之水涘飄一木匣貯兒於中內有血書一紙道兒本姓陸履歷甚悉蓋婢媵所生主母不容故棄之翁拾取以歸撫育如巳子既長冒金姓生子曰凱登進士為户部郎中凱生子曰簡南畿解元丙

戊探花入翰林三十年始復陸姓簡弟曰節曰範俱登進士高第節在諸兄弟中才名尤著弘治丙辰會試下第揭曉後其所寓館壁上有獨鯉圖一幅援筆題其上曰昨夜春雷昨夜風禹門飛躍未應空誰知大地江湖裏還有神魚未化龍一時都下盛傳簡之子亦相繼登進士其曰奎章者為文尤多思致可喜嘗作香奩四友傳謂脂粉梳鏡後又作續四友傳謂鍼線剪尺大意放毛穎傳雖不敢仰企昌黎比之東坡鐵崖諸公所作江

瑤柱黄甘陸吉竹夫人冰壺先生之類則似少優未知巨眼者以為何如耳其家諸孫勤學者尤多且繁衍盛茂人有後福者不死誠哉斯言

作人得如孔子亦可以止矣孔子以辟言辟色為賢一毫不快輒飄然以去蓋吾道不可茍售如此今人戀位忍恥束縛馳驟恬不動念至於朋儕過從亦以脂韋柔脆相髙乃至羣居雜處寂不聞人聲塊然如木偶人見有稜角談理道者輒曰書生氣習或曰少年未更事必

擯斥而後為快世道之降一至於此

先公嘗示不肖曰勤儉可以起家暴殄可以賈貧必然之理也往往見吝嗇者後嗣都不振揮斥屢空乃綿延至累世而愈盛其故何也不孝退思累日未得其說先公誨之曰上帝喜施而惡貪彼吝嗇太過目睫之下知有利耳家累萬金族姻駢首溝壑不一正視固天之所惡也小子識之今言猶在耳墓木既拱矣悲夫

張湯本刀筆吏故殘忍酷虐當時莫與為比至其子安

世乃為漢廷賢相子孫華要數葉未艾好還天道若有未盡然者細閱本傳見其薦賢禮士日恐不給孔子稱臧文仲蔽賢為不仁張湯誠非仁者然以臧文仲較之似亦可言仁矣仁者必有後夫何疑哉陸宣公一代真儒百行純備徒以妬于公異誣其內行宣公謫死忠州後嗣迄以不振然則蔽賢之罪浮於殺人也可不畏哉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信夫

晉武公弒君篡國請命於周釐王其詞曰豈曰無衣七

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唐末劉仁恭為其子守文求節鉞不得對中使曰旌節吾自有之所貴者長安本色耳胡為見拒亂臣賊子倨慢無禮之情先後如出一口歟後鄭棨固不堪作相然本無覬覦之懷不數月輙去自知之明勇退之節憂世之心至今尚想見其人士固有寡學淺識偶叨一第輙昂然自足仍嘵嘵教掖後進終身懵然不自知棨固未易及也

天順成化間人多負氣有所激不顧生死為之而剛勁

簡率衣食居處得飽煖即止至於今習侈用奢無豐儉之節卑幼攜優竊妓不避長老士女冶容妖服不避強暴顯宦攘奪刻削日費萬金不畏國法不畏清議金吾邏卒富擬王侯中貴厮養權侔臺閣地畝日廣賦役日增戶口日衆財費日竭恒產日貧地利日減民性日弱風俗日漓吏治日偷人才日虛文教日痿未知何所紀極也

司馬遷一言觸武帝之怒即下之腐刑一時交遊列位

貴近無一言申救時鬻爵鬻刑雖大辟赤族之辜皆得以貨自贖遷又家貧無可藉手憤懣不平之氣皆寓於史記一書序游俠傳歷數虞舜伊尹傅説吕尚管仲百里奚孔子之困阨蓋以自况也其曰士窮困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力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蓋言修行仁義畏懼避禍不肯急人之難又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蓋自傷其貧不免於刑戮耳皆有激之言班固偶爾未思遂

謂其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翕然拾殘唾而嘵嘵焉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黨錮之禍諸賢駢首就戮固一時氣習相激使然亦有不盡然者郭林宗申屠蟠尚矣獨陳太丘者依違婀娜其中張讓葬父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恥之實乃獨弔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實曰此人不可用侯常侍不可違宜從外舉是時氣節風煽士視生死如鴻毛而實乃爾卒不與禍然則實固諸公之罪人東京之巨奸

也夫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曰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蓋求之而不用則彼有不出而已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蓋用之而不盡則彼有不留而已是故有所不出出則可以躋唐虞有所不留留則可以致隆盛

趙盾未嘗弒君其罪甚於弒君王導不殺周顗其罪甚於殺顗疑似之間奸人將以託身誅心之法君子所以

明道也審食其力能救淮南厲王母之死而不爭厲王椎殺之唐高宗欲立武后疑未敢決李勣以為家事不須問外人帝意遂決然則殺厲王母者辟陽侯立武后者李英公也明而持之以晦智而守之以愚有道之士也明而濟之以察智而騁之以術有才之士也有道之士以精英治身以緒餘治事故達則赫奕於事功而窮則免禍于沉默有才之士紛更以為人而乾沒以忘已故達則赫奕于事功而窮則陷身于刑戮此有道有

才之所由分也

不可以無心處世不可以有心待人至喜後勿許人以事至怒後勿示人以言

陳平不負魏無知其肯負于劉氏呂布不忠於丁建陽董卓其肯忠於曹操君而知此必不納叛臣士而知此必不親賣友矣

三百篇後李杜為萬世詩人之宗本不可以優劣或欲强優劣之右李者則曰李才飄逸如仙杜未免有世俗

語右杜者則曰李詩不出婦人杯酒杜詩句句憂國愛君此晚宋人語當時想亦偶有所見人遂以為的論假令村中學究句句說忠君愛國便可跨謫仙句句說神仙蓬萊便可跨少陵耶可發一笑

五行休咎之說起於唐李虛中昌黎作虛中墓誌已謂學虛中者皆不如其能奇中矣今去唐愈遠游手無賴假以衣食士君子俛首信之且消息盈虛善淫禍福天道也有時而變失其常故聖人亦罕言之椎魯愚騃之

徒執干支數字以推于必然世豈有是理哉以一歲計
之纔四千三百二十時耳一歲生人不知幾億萬計一
時生人亦不下幾萬萬人然則帝王之生同時者亦已
多矣其富貴皆如帝王耶即此推之不攻自破達官貴
人常覬福於望外愛諛愛謟遂酣而竟不悟甞見宋學
士景濂祿命辨二篇反覆議論甚悉因歎前賢先得我
心如此竊甞以為欲此說之有據先必逆溯其先世父
母時日干支與相生相尅所生地理或在山澤城市與

其日時方為活法庶乎有驗然其書中則不載此也後因見李方叔師友談記載洪州有一媪能以三世禄命談一人吉凶無不驗是又上并其祖亦援之以為談矣今之所談宜乎其孟浪也

蘇東坡與程伊川不相能至各立黨以相攻而於周子乃極其稱讚如曰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至吕公著乃謂程子兄弟嘗師事濂溪可謂青於藍矣人之許與不同乃如此

王通有言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已誠哉斯言也
然為人而仕充其類禹稷所謂天下溺飢由已溺之飢
之伊尹所謂一夫不獲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古之聖賢
大率類此無容論矣若為已而仕不但招權納賂伴食
取容希廕澤於子孫報恩讐以慊快之類為然雖名臣
賢相清慎自許夙夜在公守正執法孜孜不怠然國有
大利而不敢興世有大害而不敢去心知其賢有所嫌
而不敢進心知其不肖有所歉而不敢退推其類將至

於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國是亦何所賴哉雖清濁不同然其為已則一也

白敏中以李贊皇薦得入翰林及為相所以詆贊皇者甚力呂惠卿以王荆公汲引得與政所以摧害荆公者無所不用其極三代以還似此者指不勝屈夫黄雀白鼉蛇魚之屬猶知銜恩圖報况人乎彼富勢坐擁自以為得計而人心已死曾蟲魚之不若

博物志載奕碁為堯所製以教丹朱皮日休極口謂不

然乃謂起於戰國縱横之士孔子謂不有博奕者乎則是春秋時已有之矣日休偶不察也堪輿家著雪心賦論地理風氣駕其說於唐卜則巍然其中𨻶以蔡牧堂為說牧堂者西山先生父也數百載之前乃以後人為說二事俱可笑

李文正公東陽以才華名世然漫不可否事有人夜題於門曰文章聲價斗山齊伴食中堂日巳酉回首湘江春草綠子規啼罷鷓鴣啼亦善于諷刺矣

柳塘楊方伯名父喜作詩早朝哭内哭子俱有作每一題多至三百首嘗以示余因戲之曰詩多警句然惟花香仙仗外人影月明中似唐人餘不類也柳塘變色久之謂余曰子誠知言此二句余得意者人未嘗談及也後見刻本以此詩寘卷首其相信如此其詠紅覈西瓜詩獨可喜不類平日詩云蒼皮菌蠢鐵痕青石鼎誰將活火烹霞帶瞖光流玉洞露漙秋味出金莖丹心炯炯憑君判赤子纍纍寄此生珍重東陵傳別種楚江萍實

愧虛名
元遺山編唐詩鼓吹以柳子厚登柳州城樓詩寘之篇首此詩果足以壓卷歟李杜無容論矣高岑王孟而下得意句比此詩奚啻什百而遺山去取乃若此且其中許渾詩入選最多今人膾炙不厭無怪乎詩格之日卑也
廖太宰紀清苦淡泊不累于欲然忌刻自用畏首畏尾無大臣風度為文選郎中余為員外郎時張尚質綵為

太宰張頗任情凡其所為廖輙愀然以為憂且極口斥其不然及廖為太宰政務無一不效尤于張以自快意然則前日之所以憂者為其不便于已耳晚年固位亦頗陰結匪人以希寵幸舊日清苦聲名頓減人固難知也夫

熊峰石閣老瑤清苦力學作詩純用唐格而禮賢下士惟恐不及平居如不勝衣至决大疑臨大節則萬死不懼送馬汝礪守廬州云載送廬山去廬江春水平山如

王事擁江比使君清入關單車載歸舟五綵輕來朝風雨夜夢裏話分明真有唐人風致嘉靖丁亥去位朝辭出獨乘一羸馬竟歸朝士供張餞送公已去矣死後囊中止有售京邸銀三百兩無愧趙閱道也

太宰馬少傅文升居要地五十餘年貧素如寒士日食肉一品菜一品終歲未嘗見私謁布帷短榻焚香靜坐而翰林科道諸要官望其居止凜然生敬兒童婦女暨海外皆知公名繼公者如倪舜咨岳楊應寧一清則窮奢

極欲楊或一日殺三鹿廝僕家累千金門庭如市金幣珍玩填擁衢巷有候終日而未得前者士夫清節掃地矣

舊制一應有故至京如進表復命考滿公差押運起復病痊多餘起送辨明復職等項見在京者雖有政績不得陞用所以杜請謁防貨賄也自楊應寧為太宰非至京師莫得陞遷而在外藩臬諸君亦須百計營用方得承委既至竭力餽遺亦竟無一人以原職還者禮儀厚者留在朝次者亦不次陞擢廣坐之上應寧公然談儀

文厚薄并陞秩崇卑旁觀者吐舌縮頸彼恬然以為得計每一好官缺員輒令人于六科十三道年資深者問其欲得否彼既得又以多儀媚于其家故臺諫諸君坐視變法納賂感其相右隱忍不言然不知已落其籠絡中矣選法大壞自斯人始

孟少宰春時元心膽力量如罛平仲而縝密謙抑溫然可愛為嚴州知府時劉瑾方肆虐無名征誅紛然而來公一不為動瑾亦知其為人不忍加害在嚴六

年人不知為劉瑾時巡撫宣府中貴張永執兵權擅作威福勢甚張先以事至陝西楊太宰一清為總制拜跪趨走如廝僕永安坐不為禮暨至宣府公自中門委蛇以入長揖而已永怒甚姑為好言謂公曰先生眞都堂也然恨深不可解至京妄劾公失機無功左遷陝西叅議督糧延綏未幾復巡撫薊州入為少宰侃侃風節人不敢干以私聲名滿天下然阨於廖庭陳陰嗾桂萼張璁以無事罷去至今嚴州宣府延綏

薊州俱有生祠論者以當朝人物公為稱首

歐陽永叔議濮王足為一失然人之見各有所偏未為害也至於滿朝為敵公集中又私著濮議以伸前說多至四五卷五代史中論晉主重貴繼高祖事又復援以為說近於遂非文過矣改過不吝眞君子之難事也夫高帝甚恨雍齒張良謂當封之以壓衆心帝從良策偶語果息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晉文公出亡里鳧須盜其資而去文公饑餓不能行介子推刲股以食然後能

行則里鳧須之罪浮雍齒矣文公反國國人多不附乃赦里鳧須之罪使之驂乘遊於國中見者皆曰里鳧須且不誅吾何懼也晉國大寧人君無容人之度欲為霸者之雄亦不可得而况於王乎

古書不可輕易改移孝經每章末引詩朱子皆刪去以為後人附會學者至今以為當然考之匡衡上疏曰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本也由漢以前所稱如此大抵任巳意而訾前人自非

厚事也

王德華瓊自司徒遷太宰逆賊姜彬方用事以白金二萬兩為賀有人夜題其門曰賀賀賀快走不如家裏坐但看吏部王先生只怕也作第三個蓋前此陸太宰完張太宰綵皆以招權結黨被誅故其言如此未幾王果構禍

近日京師有十可笑之說如曰一可笑侍郎打的尚書吽二可笑四年進士坐上轎之類凡十事大抵譏張聰

桂萼躁進無恥招權壞法耳正德中亦有十可怪如大臣趕著内官拜厰裏校尉繫鑾帶之類亦刺内豎擅權厮僕豪横在古亦有之宋徽宗金明池鑿陰渠通至蔡京家嘗午夜刺小艇自地渠往幸京師有十可歎曰萬乘君王溝渠串是也

歐陽公號六一以酒一壺琴一張石刻一千卷書一千卷圖蹟一千幅并已為六一後世皆羨其立意新奇然亦有所本南楚馬希範即偽位作九龍殿以沉香為八

龍抱柱相向希範自為一龍偃然坐于中人品雖不可與歐公同日語然其事則六一之俑也

歐陽公五代史吳越世家所以述稱武肅王之英勇幹畧亦至矣而其後裔錢世昭大不愜意且謂歐有宿怨故痛毁吳越蓄恨不止往往於詩話小說中誣公陰事至錢氏私誌内遂肆為十分醜語所不忍言者以自取快然則揄揚何似而後愜其心耶史筆欲不招怨罹謗難矣

亡國之臣稱述其故主亦自難為言徐鉉為李後主墓誌首曰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蓋運歷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饗蕃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飾壤懿範流光傳之金石斯不誣矣可謂善言

蔡京當國刻黨籍碑凡忠臣名士一網俱盡百世之下芬芳光耀永永無極京則遺臭萬年也然其中亦有本非其倫而偶以微事不合京意亦置其間顧一洗平生

逐罷如曾布曾肇王覿章惇輩不可枚舉而宦豎亦近三十人漢皇甫規深以不與黨人為恥而數子碌碌乃獲附驥尾士固有幸不幸耶

今古事未嘗無對陶穀掬雪烹茶以詫侍姬姬舊隸黨進家即以其家羊羔酒為説穀有慙色宋子京雪夜修唐書熾炭燃巨燭亦以詫侍姬中一人舊隸宗室家對曰某太尉遇此天氣只是擁爐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取醉而已如何比得學士之清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

可發一笑

晉劉毅既敗夜投牛牧佛寺初桓蔚敗亦投是寺僧昌保藏之毅殺昌至是寺僧拒之曰昔亡師容桓蔚為劉衛君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為法自斃一至於此商君得罪於秦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嗟乎為法自弊一至於此

司徒儲靜夫懽於余為先進初未相知因送王翰林九

思歸省席上聯句以贈儲有句云詩許奪袍供戲綵坐客俱未能對余時年最幼居末坐起續其下曰腹藏充棟未題籤儲喜甚既而共談史記喬太宰希大有句曰午夜卷舒驚落蠹余應之曰當年辛苦費雕蟲儲起執余手曰吾當讓子一頭地自此遂相知

泰陵金井内水孔大如巨杯水仰噴不止楊名父親見之歸而疏諸朝請易地事下工部湯陰李司空燧怒其多言害成功陰令人塞其孔謂誹謗狂妄奏命錦衣官

校枷扭押赴陵所驗看名父身親三木朝辭候駕詩曰禁鼓無聲曙色遲午門西畔立多時楚人抱璞云何泣杞國憂天竟是癡羣議已公須首實衆言不發但心知殷勤為問山陵使誰與朝廷決大疑其志亦可憐矣孝廟聖體竟葬此中言之可為寒心李司空居官風采凜凜晚年尤剛勁不阿獨此一事不愜人意

喬太宰希大與張司空進之同年最相善居第在龍驤衛側張在松樹巷一日張在告喬詩曰巷名松樹兒童

識牆過雞棕第宅通雞棕者雲南方物中珍味也張雲南人故喬詩如此張得之擊節稱賞後數月喬病目張以詩問之中有句云久違鵷序春風裏空憶龍驤夜月東喬亦賞歎不置張謂人曰是可以逼松樹雞棕之句矣詞人必欲相軋如此

劉宋時司徒義康總朝政凡希寵饋遺者輒用上品次供御文帝見其柑比供御者大三寸心不能平義康旋罹罪路嗣宗以九寸琉璃盤遺元載代宗亦不能平賴

李泌救免嗣宗而元載竟誅呂許公不肯多進淮白魚而秦檜之妻乃欲進百尾極大子魚賴檜狡詐以青魚進僞為不識子魚者免疑忌大抵寧忤天子不敢忤權臣自古然也正德中巨璫劉瑾張雄嬖倖錢寧臧賢輩小人干進其所媚之者豈但如此而已也

南史載范雲為陳武帝屬官武帝篡弑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得與失恩寵召良醫徐文伯診視欲急愈以誠告之徐曰欲便差甚易恐二年後不可起耳雲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文伯乃燒地布桃葉置雲其上汗出遂
愈後二年果不起夫輔人以篡弑乃甘心促壽且謂為
聞道人之可笑一至於此而文伯之術亦神矣余亦留
心醫術每思其說不得後見一醫書忘其名其說云發
汗太早蓋經絡腠理正氣未及行遍而强以發之如摘
果實于未熟故難為壽理或然也嘗見人貪利賄好聲
名往往不顧性命劉聰聞為遮須國王不復畏死月犯
少微吳中高士爭欲求死以應處士之名熒惑入南斗

南朝宋帝求失國不得此等固皆可笑而范雲尤可笑也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詩曰作詩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惟望諫行耳豈故欲詆譏君上要為南海之行哉大抵東坡之詩過於豪縱如老死南荒吾不恨兹遊奇絶冠平生之類可以屢數其與少陵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太白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樂天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者異矣得

詩人優柔忠厚之體宋人終輸唐人一籌也

世變澆薄人懷謗妬自已貪濁乃非笑廉潔自已諛佞乃非笑正直自已軟熟乃非笑剛毅自已奔競乃非笑恬退自已傲誕乃非笑謙抑自已鄙陋乃非笑達士正如庸醫常殺人又多方謗毀良醫妬婦不能相其夫又多方詆毀賢婦不知何所底止也

灌夫不負竇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别臨賀后山出境以見東坡劉元城事

司馬公在朝不通書問閑居則問無虛月巢谷徒歩訪
頴濵於漳海之南今無復若人矣悲夫
文選黄汝修俌常自誦其得意句曰宦情隨病懶歸思
逐春濃張進之亦自喜其老看花少韻衰試藥無功二
句每舉以示人二聯工拙優劣後亦有辨之者矣
邊太常貢嘗次韻高麗筆中聯曰中書食邑元封管補
衮論功不數鍼金馬使臣新物色紫薇詞客老知音𦘕
筆初入中國咏者甚多皆以鍼音為韻邊詩遂厭卷

衍聖公孔聞韶西涯李文正公壻也劉穡勳用熙贈以詩曰內廷贊化功無際東土恩封代有加漫道舅甥同極品由来孔李是通家遺經壁底看蝌蚪春雨壇前只杏花珍重斯須還問禮潞河南去即天涯一時作者皆不及後出守鎮江咏金山寺曰樓高任倒八方影岸遠絕無一點塵鼉狎自知求食易龍來可驗聽經頻老僧默默跏趺坐笑指浮漚是幻身今刻石寺中

子畏於匡顔淵後孔子以為死淵曰子在回何敢死曾

點使曾參過期不至或曰無乃死邪點曰我在彼安敢死曾子之心點乃知之顔子之情夫子顧不知邪而顔子之事夫子無愧曾子之事父矣

魏文侯問相於李克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呂氏春秋有曰通觀其所禮貴觀其所進富觀其所養聽觀其所行止觀其所好習觀其所言窮觀其所不受賤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

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持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賢主之所以論人也其言比克差密而克則吕之祖也

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羣臣憂之請移于增城興事動衆文王曰不可天罰我罪而勞民是重吾罪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疾果瘳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宋太史子韋請移之宰相移之民移之歲公皆不可熒惑果移三舍景公雖不可與文王同日語然君人之度則一也

岳武穆之孫珂筆力遒勁在晚宋諸人之上尤善敘事獨所著桯史一書中間楊誠齋辛稼軒諸公不免微有訾議而於朱勝非史浩諸人則極稱羨縷縷不置武穆忠赤與日月爭光而其孫去取乃若此不可曉也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五常之性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猶四德無不待信以成者其說百世不可易也漢儒注中庸五達道乃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

則信著述謬妄至於如此

劉須溪批點杜詩時有不滿意王梅溪註東坡詩亦或有異同杜與蘇千古人豪劉王豈敢固訾之哉不但所見不能盡同抑亦作者有得意不得意未能字字句句俱工也近世胡雲峰炳文於朱子周易四書註極口稱誦千篇一律使人厭觀尹起莘作通鑑綱目發明亦然余嘗謂二子朱晦菴家奴婢也正德間何侍郎子元潘編修辰謝内翰鳴治註西涯李文正公樂府溢美尤甚

至謂西涯格律遠在李杜之上時西涯方當國喜人諛佞故諸君投其好以要美秩比之胡尹更在下風可笑晚宋鄭居厚著藝圃折衷歷非古之聖賢成湯武王伊尹周公孟子俱斥之為禽獸所不敢輕議者獨孔子耳意謂君臣大義寧死不忍放廢以博當宁之眷至于一時貴官勢位乃極口稱羨為聖為賢可謂小人無忌憚無廉恥者東坡謂無竹令人俗俗則不可醫此語太過竹為何物無之遂令人俗不可醫耶山谷乃反其説謂平居如含

瓦石臨事一籌不畫為俗人且謂郭泰山濤不能易其言陳朝溪又廣其說謂平居無佳論臨事好造作平居妄尊大臨事不知體為俗人又謂山谷復生不易其言此誠至論然要亦未盡余復廣之曰羣居終日惟話農商一及簡編即欠伸思睡勤渠儀貌惟奉達官一對布韋即顰蹙厭惰杯盤交錯累日不厭撤具清談即浩不可留猥陋成性謬為大言昏夜叩門即堅卧不應急難相託恩意可掬回首轉盼即淡秋冷水此真俗

人也未知二公能易吾言否九原有知應為我一撫掌

徐仲車訓學者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為君子語

意出於賈誼誼曰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其具

可素陳于前顧幸無忽而仲車語尤明快

先吏部藏四皓圖先友武城傅憲使希説王大叅好學諸公俱爭題東田馬都憲天祿詩先成曰胡亥扶蘇事已乖咸陽猶自有殘灰如何不鑒亡秦者遂致商山四皓來衆遂閣筆

伍子胥父兄被囚逋逃不顧為忍心為不孝鞭平王之墓為不忠為不義為狠戾事楚不終事吳又不終寄子于他邦陰結弑君之賊以自便諫不行不能去為無節

為乾没不知止跡其大閑無一可人意者千古稱頌不止揚子雲三世不徙官其人沉静恬淡可知徒以王莽之簒不能死不能去及劇秦美新之作足為一眚然比之子胥其失甚尠自朱子一筆子雲遂為名教罪人無一人為别白者其故何也子胥麄猛武人耳子雲問學造詣誇越千古人人嫉而抑之理固然也

責人則明恕已則昏賢人君子不免也晦菴朱子嘗譏王通擬經為僭其説誠是然通之學術雖不敢上擬孔

子比之朱子則有間矣朱子議通擬經為僭乃作綱目

自擬春秋耶

沙溪集卷十二